

· 书评 ·
文/尹传红

观星、赏星与追星

浩瀚辽远的星空、神秘莫测的宇宙，自古以来就让人类为之神往。饱含诗意的作家把星空当做眼睛的食粮，富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则把天文学视为广阔空间的和谐科学。事实上，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，天文学可谓是古代学科中唯一完整流传下来的分支，它也是联系现代学科与古代学科的最直接的环节。

贤哲有言：看天象、知宇宙，有助于开拓心胸。这对于观察历史和人生直到读文学作品、想哲学问题都有帮助。心中无宇宙，谈人生便很难出离个人经历的圈子，而怎么看宇宙和怎么看人生也是互相关联的。

看啊，日月经天，星辰隐现，四季交替，所有的天文现象既错综复杂，又精巧微妙。人们仰望星空，首先是用肉眼，然后用探求星辰运动规律的精神的内在之眼。古希腊人甚至说，人类直立的姿势之所以是人独有的特征，乃是因为人与四足动物不同，不是向下盯着大地，而是能够举目自由凝视天空。

然而，同是仰望星空，人们却看到不同的世界，生发不同的感悟，得到不同的经验。有的人插上想象的翅膀，附会出活灵活现的神话，然后在代代相传中演变为种种传奇故事和民间习俗；另一些人则将天体、星辰与人们的日常事务扯上子虚乌有的联系，发展出天宫图、占星术，并以此作为政治权力和控制他人服务；还有一些人依据长期的观察经验，总结出与农业、航海等相关的规律；甚至更进一步，通过缜密思考、精确求证，归纳出天体运行所遵循的规律，为构造天文学的宏伟大厦添砖加瓦……

人类的想象和智慧，创造了一个面貌千变万化的“天”！《追星：关于天文、历史、艺术与宗教的传奇》一书，以天文学发展为主线，在将关于天文、历史、艺术与宗教的传奇娓娓道来之时，向读者描绘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“天”。

《追星》的描述对象或引入话题是星星，但常常又不限于此，而是从星星本身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人类追星的历程，并将一代又一代追星人的探索、思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融会其中，因此呈现出了相当鲜

明的历史纵深感 and 十分开阔的多元视角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藉此阐述了几乎所有的天文学主题，可以说，《追星》引导读者观星、赏星、追星，用得更多的，是一种具有认知力的眼光。

所谓科普作品，在约定俗成的观念中，应该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旨。但是，像《追星》这样的读物，集多学科知识于一身，在让读者获取天文学新知和开阔视野的同时，常常还能得到人文方面的熏陶和哲学上的启迪，已不能被看做是单纯的天文学读物了。那么，它是什么？

如今在适合一般社会公众阅读的科普类作品中，有一类常被称为“科学人文”。何谓“科学人文”？打一个也许不甚恰当的比方：就像一个人一样，科学是他的骨架，人文是他的血肉。两者合一，方为一体，也才有灵气。科学和人文本来就是融合的，这样的科学才称得上很“美”。世界缺少的不是精彩，而是发现精彩和描述精彩。正如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所言：“没有枯燥的科学，只有乏味的叙述。”

我在创作《幻想：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》时注意到，我们从课本里了解到的科学上的发现和成就，大多被滤去了过程，可隐含在那些成就背后的种种天马行空式的幻想、假说和臆测，乃至在探索中出现的谬误、歧路和交锋，并非没有认识上的价值，我们至少不能“埋没”它们在激发人类的活力和创造力方面的贡献。

《幻想》与《追星》都在做这样一个尝试，就是“回到”过去，尽力去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发现过程，包括失误和挫折；力图对科学发展的历程作一些人文思考，而不是简单地将一个个知识硬块抛给读者。

《追星》第3章“近代天文学的曙光”在谈到开普勒与第谷之间那种奇怪的“合作”关系时评论：“开普勒对第谷颇寄厚望。可是，他在第谷那里的所见所闻，却与始料相距甚远。第谷对开普勒颇有戒心，生怕自己请来的助手最后成了一场重大科学竞赛的对手。他不甘心痛痛快快地把毕生辛劳所得的精华奉送他人，所以只是零敲碎打地今天说出某个行星的远地点数据，明天又提到另一颗行星的交点坐标。”“两个人都预感到前面会有更丰硕的



卞毓麟 著，上海文化出版社，
2007年1月第1版，定价：
27.00元。

成果，但是他们都无法独自取得。因此，他们继续步履艰难地互相配合。意味深长的是，这种并不十分和谐的合作却成了体现近代科学精神——观测与理论的对证和交融——的最早范例。”这两段叙述传递给读者的重要信息和意蕴，不言自明。

品读《追星》，不时会有一种很强的画面感，此乃书中贯穿之历史和中西观照使然。作者认为，这非常有利于读者理解科学思想的发展，领悟科学精神之真谛，还有助于人们高屋建瓴地领悟科学的作用。《追星》第3章“交相辉映的文化巨人”一节这样开篇：“哥白尼诞生的1473年，我国的明朝刚建立105年。伽利略去世的1642年，是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之前2年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个半世纪有余的时段，相当于明代的中期和后期。在此期间，中国当然也有杰出的人物和事迹，但是郭守敬那样的辉煌已成过去，中国再也没能出现有资格雄视世界的科学家。”

我曾与作者探讨“为什么中小学里不设天文课？”他以为，如果在十几年“漫长的”中小学时代，能够有那么一个学期，每周有1小时天文选修课，那对于帮助中小学生学习更好地认识世界、增进对当代科学主要方面的完整了解，必将大有裨益。目前，对人类探索宇宙的历程所言极微，恰是教育方面的一种缺失。他说：“如果真有这样的课程，自己一定能够以最精炼又最有趣的方式来讲授。”

如此自信、高昂的话语，从一向谦逊、低调的作者口中道出，乍一听似乎有点儿不对茬，但细想又颇为“合理”：这个观星、赏星、追星之人，他心中的星空和宇宙何其大也！

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、副秘书长，主任编辑。

(责任编辑 陈广仁)